楊文恪公文集

楊文恪公文集卷五十八

碑誌

州同知羅公墓志銘

公諱冲字吉貞別號貞固姓羅氏爲豐城官族世家邑之荷塘曰懐憲嘗輸粟濟飢旌爲義民豪富甲鄉邑雖童稚皆知其名曰慶常治身齊家一於禮法卓然爲後進表儀則公之大考考也母劉氏正統丙辰季春月之一日公生正德庚午季冬月之十四日公卒所居鄉金郭之原其葬之所也卒來十二月廿六日其葬之期也公早治某經卒業

於內翰吳公匯選補郡庠弟子員學行並修士類
重之居家孝弟宗族鄉黨靡有閒言自束髮至白
首未嘗失色於人弘治壬子膺貢登上舍祭酒羅
公璟招延爲子弟師羅公以鑒裁自負一時六館
之士非無才俊慱洽特以公德器足以化導後生
耳庚申謁選天曹拜貴之都勻府獨山州同知其
地獲爲長官司用緻類以治之以順其性至我
孝廟龍飛之七載始裂地畫壤乃府乃州焉距公
蒞事方七載也風俗悍戾猶未頓釋公至夙夜盡
惕期以德懷之所隸豐寧陳蒙二部歲每再臨竅

荒絶徼無處不到撫摩開慰如家人父子先是嘗
故抱成案謂往者務文部長曉告之而已否則召
至庭面諭之而已未聞深入不毛以嘗不測之禍
也公厲聲曰　朝廷置吏固欲親臨之耳不聽而
往往則單車就道雖食物必自齎不以勞人歲餘
夷情愛慕聞公有掛冠意土舍豪六寨長阿苗等
連章赴當道保留惟恐一旦而去也時妖賊張求
聚寇亂獨山州數歲公受任勦捕出計策募義勇
卒擒獲之械至京師兵備副使陰公子淑上其功
頒賜緞幣由是貴之薦紳諸公皆知公爲賢爲能

無不刮目以待者壬戌臬司檄公齎賀冬至表公
至其後衆謂必遭譴臬者雅敬公未嘗問復以
明年賀正旦表檄公甫事竣即以老疾乞歸當道
知公誠懇爲之轉 聞乃得請焉謝事以來惟是
倘徉林壑訓課諸孫此外世紛未嘗一干於念慮
足跡未嘗一至於公府蓋恬靜之性非勉然也配
黃氏先廿一年卒公不再偶一榻如禪子男五侃
倹倌伏伍女三周縈林良翰甘旦其壻也孫男十
丁人藩養蒞萸薦董蕃夢萊薇苫蒙蒞萸薦薑夢俱邑
庠生女九人曾孫男五人岳順峻頴峰女四人公

含蓄深厚淺露者見之不覺自失雖以入仕甚遲居職未久而其臨政臨民要非苟然為者至於進退之際尤為果決求之古人其無愧乎佩等持推官甘君琦所狀公行來徵銘乃取狀次第之而綴以銘銘曰鄉曲之譽孝友之稱不欺其君不鄙其民類西漢醇篤之士非末世皎厲之人去之百世之下尚徵今日之銘

封南京都察院都事安福彭君墓表

弘治壬戌秋七月十四日彭君卒春秋六十有九其嗣子今南京刑部員外郎繼時為南京都察院

都事始聞君疾即心驚亟解官歸省至家逾旬而
君不起矣易簀之際處分宗戚與夫故交貧乏之下
至臧獲最悉且整暇其不怛化如此君子謂刑部
使視疾者非遄往而疾者非弥留則所以遺臨終
之恨爲後日之悔可勝言耶人謂君之子遠宦京
國而猶得一訣此人事之甚不可必得者若是
者其慈孝之相感乎抑豈非天乎君諱灝字迎寛
別號培本姓彭氏其先家番易在宋由器資廷魁
至忠泰州判來安戍入　國朝有文憲公廷魁文
思公省魁先後拜相君曾祖務威累贈至兵部尚

書翰林院學士祖毓義累封至兵部尚書翰林院
學士皆以文憲公所得　恩父暎字純章母管氏
繼母某氏文憲公君仲父也純章翁嗜遊覽不事
家人生產君早歲即能幹父之蠱文憲公登黃扉
純章翁與季弟後先謝世時封尚書公居里第家
鉅事殷百責所萃搢紳之過從賓朋之酬答親疎
遠近上下尊卑咸得其宜鄉曲之譽日漸以起旣
而文憲公薨于位而封尚書公猶高年在堂君奉
事惟謹所以樂其心志適其起居雖諸父在左右
無以異也君生而白晳秀朗少治舉子業以家政

所屬竟不得遂然其讀書已通大意嘗省文憲公于京邸公熟視其所爲曰此吾彭氏佳子弟也屬望尤切文憲公在當時號崇理學所集有正學階梯諸編蓋驗之心而体之身者君佩服仲父之訓寔拳拳焉嘗以其別號培本請于文憲公公然之得少師西涯李公爲學士時所爲培本記君冠時文思公爲其字之說君既早知學又有聞于家庭又有聞于縉紳皆碩輔鉅儒宜其所就如此君處貴官家能以謙自牧處富而能市義折券棄債歲時嚴於蒸嘗之奉每蒞事必先期齋沐安成之居

梅下最舊至封尚書公徙南郭則三易處矣君猶
於梅下購地作室雖不常厥居亦以示不忘其本
之意君初以財助邊　朝廷錫以仕者冠服既而
以子貴封南京都察院都事云配義東王氏封孺
人多內助子男即刑部居官有治才嘗被當道論
薦近又以王孺人年高懇乞歸省人稱其孝女五
蕭謹劉覵管材京衛千戶王璲劉祠其壻也孫男
四模楷彬賢女六刑部謂予曰孤不天先人不諱
之年十有二月之廿四日奉襄于邑東鄉茨塘之
原墓上之石竊有待焉語畢出劉少參績所爲狀

授予少參與予厚善今亦不作矣其言有足信者而予復辱刑部之知且於彭氏於君亦所雅聞以狀質之往往多合乃為之追書其群行以及家世俾揭之于其阡云

處士魏公孺人王氏墓志銘

崑山魏處士洎其配王孺人卒其子封主事公李其弟璧合葬之于傳塲字圩原祖塋之次其葬也孺人以正德丁卯仲冬月二十二日處士以辛未[illegible]冬月二十日主事一日以其子郎中校之友[illegible]余祐所為狀來乞銘知府郎中舊同官暇日[illegible]

理學二人者齒視予甚少然亦不以衰頹見棄煩
數晨夕茲銘可辭耶按狀處士諱鍾字元律號拙
隱魯曾大父諱譚大大父諱恕連世有隱德父諱琳
寬厚長者鄉稱魏佛子母顧氏處士賦質凝重軀
幹脩長体貌豐碩喜怒少形于色言必謹慤行必
周詳子姪有過反覆諭之使其知耻而自改下至
僮僕亦鮮加鞭朴蚤受父命理家一於勤儉至老
不渝喜觀書有契于中即不能忘嘗謂蘇田最下
其沃以此其潦亦以此舊有白茅塘受諸泒而泄
之江今湮久矣不可不濬如是者對人輙言或問

其故謂冀以聞諸當道或有舉而行之者耳又嘗謂　國初刑獄一斷以　大明律其後諸例與焉爲奸吏舞文之資如是者復對人輒言蓋亦濬白茅之意乎嗚呼此二事予爲諫官時先後論之于朝不意暗合如此郡有夏忠靖周文襄祠處士謂況鍾守蘇奏減田粮數十萬民德之至今宜配食二公有鑒裁郡庠生某負才名與語覺其詐謂郎中曰此非遠器也已而果然每愛程子自檢束則日就規矩縱放肆則日就曠蕩之語書之壁復於就規矩下書誠上達君子於就曠蕩下書其下流

小人以爲後生勸戒暮年家益隆入粟拜爵之命屢下或以爲言處士謂爵名器也豈可以賄取卒正德戊辰孟夏月之十三日享年七十有四臨終語家衆曰吾獲考終命無所恨惟校居官弗克一見吾歛成其爲清白吏其以田三百畝廩之以養廉配孺人同邑王氏諱淑惠大父仲佩君傑之女父庭珮母張氏孺人性嚴重寡言笑蘇地水道縱橫類以舟楫代輿轎孺人登舟未嘗左右顧自少爲大父所奇謂守須吾擇之年十七乃以歸處士善事舅姑姑亦易悅事之當其意處士嘗爲伯

兄所怒孺人力勸謝過怒遂解內兄弟之孫嘗無
禮於處士孺人謂君之母族惟此一子因爲之感
動待之如初平生衣袪無錦綺惟布帛色止青綠
無緋紫雖甚故獨整潔如新盛年即去鉟珥斥粉
黛相處士以興其家善睦娣姒姻族之貧者婚嫁
多賴焉饋養父母終其身孝慈天至卒正德丁卯
孟冬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一然則處士夫婦豈
非賢乎男二主事娶張氏封安人璧娶趙氏孫男
三孟學仲郎中校季國子生庠未省湖學教諭治
氏洽兵水利筭數之類士嘗竊笑範不理會處士

於類纂於法律舉三焉豈比強聒也哉使其用世
必有可觀者矣孺人於處士其有相道法宜速書
書之乃銘銘曰歸於李翔爲銘祖墓以翔有文延
光門祈熟窮義理熟務爲詞章公愈有孫公其不亡
同德之嬪亦復同穴蓋梁孟在前庶幾無愧

給事中劉君墓表

君諱紘字景膽號儼菴姓劉氏世家安福族故而
鉅祁居莢溪尋徙菖洲大父諱伯文贈禮部主事
生三子忠愍公諱球其孟也君之大父諱珪其季
也父諱釗贈南京户科給事中母王氏贈孺人君

兄弟三人行居末以春秋領弘治甲子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冬十一月授江陰知縣先是海寇施天泰擾常鎮間君至謂　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乃籍丁壯繕器械嚴訓練振揚威武隱然爲江海保障寇不敢犯其里歲編均徭皆手自草定公堂東西置二櫃訟牒斷案爲鑰其謹情既得呼人人至前諭之曰某某當徒某某當配由是黠胥舉不得因緣爲奸暇則至學宮與諸生講論經書兼及政事自文廟以至齋舍煥然新作大學士石齋楊公爲記其事邑故有河繞學宮於後年遠堙塞與衆謀濬

爲宜忌遂濟之其後顯宦猶繼人以爲驗正德庚午以卓異徵拜南京戶科給事中是官言路也君每聞　朝政得失公卿賢否民生休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奏議具在皆可得而考焉壬申春以給賞軍士役　命途遇中貴不爲禮遂爲所銜至山陽假爭道以啓釁時君從子祥爲淮安守中貴并詰之君與祥俱被逮下錦衣獄時君已抵任官校猝至長途暑月因以得疾事既白　詔復原官還南京視事僅數日疾大作彌留三月竟不起其屬纊則癸酉正月之二十一日也得年三十六縉紳

士莫不哀之謂湛人云士君不幸其後事皆六科諸君及鄉賢爲之經紀焉君自少凝重不類常兒甫能言聞童子誦韻語即隨口道之試外傅遇先生長者譚名理及古豪傑事即端拱注聽七歲而贈給事中歿十三而贈孺人歿君以遺孤嘗與從子禔刻苦共學非族姻慶弔率掩關靜坐深拚力宗禔今爲兵科給事中蓋春秋一經是其家學劉氏自忠愍公以來皆以是取科第至君所著有春秋題意士爭録之提學副使叔山以儒士試之遂以補邑庠弟子員君好尚節義前江陰[illegible]孫徐頊

爲御史不徇逆瑾之求竟罷其手君舉而祀之名
宦祠時瑾兇焰益熾道路以目君之爲此人皆危
之而略不瞬顧君官廉平公堂給引錢一毫不入
私藏悉貯以備賑濟作縣四年於田園無半畝之
增於居室無一椽之益起　徵將父老懷金追贐
皆謝絕而慰遣之一錢所受剛介儉約好善惡惡
根于天性於世俗雖不大異亦不盡同於人人亦
不以其不盡同而異之以其誠故也君配某氏封
孺人子男二長福娶廣東右布政使伍公之女次
聘工部郎中李　之女女二長許　次幼福等

即日奉柩南還持稽勳郎中歐陽恂所爲狀泣且告曰儒不天將以某年月日葬先君于某鄉某里之原顧惠之文以表諸墓廉與君之從兄參議續有世契又嘗備員南京户兵二科與君亦有先後交承之誼比來相見甚少而神交則先矣皆有不可得而辭者乃爲之書曰君家忠愍公以直言遭王振之禍論者比於春秋之洩冶君之得疾亦由於不礼中貴之所致豈非亦洩冶之流而負忠愍之後孫也歟後之史官取正氣剛氣直氣書之說淺類則君當與忠愍公相望前後相輝於汗青豈

獨一家之奇固天下之奇也君之大節如此廉公
表而出之若其言諾之達白有大關係者故曰有
奏議在茲不盡書

封孺人涂母鄒氏墓志銘

監察御史涂君禎之將葬其母孺人也以其墓中
之文寓書與狀屬予于南京書云先妣仁石字端淑
平生所爲皆足以訓後顧不肖無狀不能有所顯
揚苟非託之立言之君子其何以爲不朽之圖或
反覆思惟固莫有逾於先生者也狀云不肖竊官
遠先妣於數千里外病弗嘗藥殁不視斂使殁後

不得名筆以納之幽則何以報罔極之德而塞無窮之悲乎家君之於先生不肖之於令姪皆先後同舉于鄉可謂兩世通家矣况不肖又先生之誤愛者乎凡其稱謂之過使人抱媿而其見委之重則又誼之不可得而辭也於是既諾之矣未幾乎叨承京兆之乏牘書叢脞日不暇給于今三年矣有以復也惟聞鄉人至　闕下者皆能言寅之居喪盡禮大祥而始食肉禫而始復寢雖古篤行無以過之因思昔者寅之之意不可以虛辱也乃序之曰孺人諱某姓鄒氏豫章豐城人上世居鄒渡

乜世祖彥廣始遷閩東曾大父仕斌大父伯熙皆樂隱不求仕父俊德肯稚于鄉嘗出粟以助常平旌爲義民母孫氏孺人蚤孤事母最孝母偏愛之甫笄爲擇配得同邑甘棠徐公曰昭方其于歸輿闥之下奉事唯謹咸得其懽心曰昭旨補邑庠弟子員行義修飭父之領成化丁酉鄉薦明年會試中乙榜例不得辭教諭義烏滿九載功不及格落職訓導泉州又七載遷而教諭湯溪所至有聲學之風若是者在孺人皆有交相勸勉之益也孺人首尾隨任兩居浙一居閩於同官閨眷待之如姊

奴人多德之每一別去皆洒泣不能舍曷拙齋翁尚義輕利不治生產家業中衰日昭俸入雖薄每罄所積奉給家用而孺人亦數數從吏寒乏有嘗伉儷相對務未嘗有不足焉性慈惠不吝嗇於下人於小臧獲視之如兒女並其愛諸子可謂至矣然未嘗以是而廢其教自奉甚儉至待賓客則樂為之具務豐潔焉人有假貸必應之無難色服飾樸素有以華靡相尚者見之獨未見也孺人存心至厚待宗族有恩凡隣媪里嫗無不感德懷惠者與曰昭宦友相敬未嘗面赤當見之登進士第在京家

居者三年從容庭幃孺人未嘗以汲汲進取爲意
恒恐其養之不深而植之不固及北上亦厭厭爲覓
女態惟誨之曰汝家以清白相傳汝父以名節自
勵汝惟恪守家法毋忝所生足矣餘非所知也然
則孺人之賢爲何如哉孺人生景泰辛未八月十
七日終于正德壬申正月二日壽六十二其受
封孺人也以寅之在　朝遇　覃恩時曰昭亦
進封文林郎監察御史云子男五長曰曼次敬即寅
之次蘊次薇次莊蔓蘊俱邑庠生薇亦治進士業
莊早亡女三李源熊祺徐表其壻也李氏女亦先

卒孫男𣇄女三孺人之葬以卒之歲十二月之二日葬之所與其方位則邑勺溪雲峰嶺背艮面坤也嗚呼古者女子皆有文師其言德功容之備豈盡出天賦教之使然者固多也後世此道蹤略烏可例以古人求之哉閨門之内王化之本其所繫爲何如也有如孺人果教之使然歟抑天資之合道歟是宜銘詩曰師儒簡古臺察忠孝婉德娠賢毋道妻道嗟哉孺人豈無姆教曰知曰行庶幾兩造我最其賢百世是告

贈光禄寺少卿郁君墓表

正德辛未冬劇賊攻裕州同知郁君死之乃十二
月之某日也次年壬申九月喪始克歸其弟東將
以十二月附葬于箪架峰先塋之次屬蕭御史子
雍為狀而子雍復以表于墓屬予焉自賊起河北
逾年漸引而南君謂裕當增陴濬隍早為之備當
道從其請工甫畢賊騎奄至城下先是郡邑有賄
賊得免者州守老懦所恃惟此君固執不可至是
欲弃城去君復慰之曰公第坐守一切禦備悉
任之賊急來薄乃率素練士鼓譟登城矢石交發
復遣騎出伺便掩擊每俘獲至必手刃之曰習

壯吾氣賊去復至歷二旬晝夜不觧甲君自以忠義勉其州人曰吾自分與城存亡矣若等忍負吾寧忍負　朝廷耶州人亦環顧倚君參錯士卒出入行陣皆爭用命先後斬獲若千人賊乃悉衆三萬人來攻君策東城勢尤危自往當之餘則分遣僚屬各當一面相持二日會暮守開西門潛道賊遂擁入君猶巷戰力不支竟遇害賊據裕日久又二旬屍乃得創殘肢体口輔俱裂以其比死罵賊不絕故得禍殊慘事聞天子痛悼贈光祿寺少卿諭祭許一子入胄監　唐王為大書忠節二大

字以襃之君生成化丙申春秋三十有六配汪氏有婦德所生惟二女長許嫁倪文理東以子子𤰈後君東惟一子而以是處兄在天道固當有子也君嘗一見儀賓莊士儁意合即定交城陷前四日以妻子託士儁於南陽幸而獲免所與書曰永所以爲此者恐傷老母之心耳方裕報之惡衆以爲疑惟君之知巳則皆曰君其死矣巳而果然君當賊未至即謂所親曰今事勢如此能捍賊而生爲名臣不敵而死爲忠臣或謂太夫人在堂柰何死君即戒勿復言曰徒亂吾意耳使我偷生歸故鄉

抑豈得爲孝耶言者不止佯應曰諾及在園中尚有以太夫人爲言者君曰汝不知我我故人蕭君知我借使蕭君居我地其肯走乎如蕭君走吾寧不笑之耶蕭君即子雍其必死之志蓋素定矣君諱采字亮之姓郁氏世居紹興之山陰曾祖諱原善祖諱臻父諱瓛字廷獻號八山道人遯不仕皆有隱德母陶氏最賢八山善楷書君自幼穎敏臨之輒逼眞甫冠八山卒家日以替閭巷多業商賈致富者或以是誘君君白于母曰兒所能惟讀書耳柰何毋喜曰汝能如是吾獨不能甘貧耶自是

向學不輟弘治己未補郡庠弟子員提學副使[illegible]君每讀君程試之文輒嘆賞下置甲子領浙江鄉薦明年會試禮部下第卒業南雍見聞益廣發性狷介寡合乎士厚善若子雍若應吉士原忠不十數人而原忠亦往往稱君其德戊辰中進士高等授刑部主事在職勤慎訊讞詳明獨以不能媚上官大咈司寇意司寇不能堪奏請大名府教授大名雖輔郡學政久弛君至整齊教條激厲士志舊習一变制使嘉其績特旌奬焉継陞裕州同知政令嚴明老奸縮氣豨有風力君才思並深贍所為詩

文有蘭洲集嚋昔之難悉毀于賊友生所藏十一千有然讀之尤可見其爲人君貌不揚在衆中退讓寡言其居八山之喪年甚少逾祥及禫猶不毀焉事母盧微疾憂戚滿容視醫藥唯謹痛伯兄早逝敬奉寡嫂甚至處弟東怡怡善誨先塋之傍有貧而自發其塚以地求售者君止而周之其心要篤於仁多類此嗚呼君子校文所取士然當時得之文字間而已因未必其捐軀殞命伏節死義一至此也予既奇君且哀君因次子雍狀書以揭諸墓而繫以詩曰封疆之臣死封疆此事要是扶三

綱張巡許遠者有唐宋李芾氏仍堂堂元有余闕
亦莫當並馳節義聯聲光狗鼠徑竇賣苟偷何如
轟烈爲一塲郁君異代遥相望追逐四子參翱翔
忠寬如在何洋洋我特直筆書其藏百年瞬息千
古長

義官孫君必隆墓志銘

君諱璁字必隆姓孫氏豫章豐城人今居邑邪則
自元季遷于同造者也曾大父諱貞累官國子博
士封翰林編修贈廣西右布政使號竹軒大父諱
曰温號温泉父諱繩字直之號失菴竹軒五子四

貴而溫泉翁獨以富稱竹軒諸孫貴而取科第者亦四而矢菴翁繼以富稱矢菴孫嚴好禮同造有祠堂即揭文安所爲記者至今修葺完潔嘗割田數十畝以供祀事又嘗出穀數千石以貸族人歲止收耗不取息大略倣朱子社倉法云矢菴年過五十始生君自能言書經口授即能記及就外傅日把卷僅五七過背誦琅琅矢菴以得子晚教愛周至方勝冠即傳以政謂歆君習而理之下人有過悉付君治謂歆使豪奴悍婢知畏憚焉未幾令君輸粟以拜散官凡歷試之與所以爲之地者皆

比類君頴悟老成所爲皆稱矢菴意及當室毅肩義舉如焚券周恤之事皆能繼述而所以擴充推廣者尤多父之家益以豐人謂矢菴於是乎爲不亡矣正德癸酉邑郛大火坊市蕩然瓦礫彌望君奉先人神主奔同造別業居焉越月而病遂不起乃八月十五日也距其生天順壬午　月　日得年五十有二君爲人孝友前母李母徐後母吳慶遭吳虐不敢少有怨言矢菴議有以處吳君泣而解之既而吳亦感動遇之有恩矣矢菴歿每懸其像于寢而以己像侍焉謂庶幾無忘過庭之訓耳

與人交最篤市道於相知士夫十餘人結社會﹅必奕棋投壺禮飲而退君善論高堂廣坐出之滚滚若無人間爲五七言詩詠物寫景俱有足觀於古人詩知尊杜少陵或用其意或用其字而時出之以爲必如是始有所祖耳中年以後得心疾值作煩失常度然清明之時不啻什九所以經理其家者無廢焉君配李氏贈郎中某之孫女婦德稱其族里長子充愚初名鈍聽選官娶李太守充節之女次子鈺聽選監生娶毛憲副喬年之女又次子鏻儀賓尚禾川縣君女一許范大君胄

之子克愿等以君卒之又明年乙亥　月　日

葬柩於子其鄉某里之原以甘進士珂所爲狀屬

予銘且以書曰使先人不朽者若有先生在予得

之誼慇不銘銘曰孫氏最顯竹軒諸男孫氏最嘗

溫泉矢菴矢菴之後必隆以發必隆不作尚憶請

談吾爲之銘臨風歎三

周母封大孺人劉氏墓志銘

封太孺人劉氏乃封御史周君名權字彥中之繼

配也劉周二族皆分寧之望也太孺人高祖諱思

德曾祖諱子桐祖諱省吾父諱沂母某氏劉氏世

有隱德輩一鄉之富太孺人諱某其子歸也舅怡淡翁姑李俱在堂既饋而滌瀡盥虔廟見而晨昏愈謹疾病手藥餌皆躬自爲之其爲婦賢也封君好古禮四時享嘗必先日戒群下齊明物潔祭器他而節祠亦未始不致嚴焉理家政若不足而迨款賓客恒類有餘與封君始終相待而敬不少衰其爲妻賢也遺諸子就學束脩衣履以至書籍鉛槧之費間或有缺則勤于績臬以給之其爲母賢也周氏聚族甚衆尊卑相接之体頗繁而吉凶之事歲無虛月所以處之無不合宜此其睦族又賢

也太孺人生正統戊辰九月三十日殁正德甲戌十月十八日春秋六十有七殁時道子汝和以御史奉 璽書清戎兩廣聞訃哀毀骨立即日解官奔喪茲來南京給文守制乃自爲狀屬予以銘其墓且曰期雍有兩廣之 命顛行吾母屬曰吾聞守官者非所以發則激而憤吾兒其念之期雍拜下哽咽不能答方將奉以周旋豈意吾母見背之遽天之降罰不少延一至此耶予與汝和交誼甚厚自愧寡陋弗工於詞重違其意禮辭而諾之往者分寧之周始識南山都憲再識來齋憲長又再

識公達大君三君皆兄弟行於汝和則祖行也及其後也每聞汝和在臺端深謀遠慮正直忠厚不言則已言則皆關乎理之大是非事之大利害凡重之上多見施行有知敦矣之在江西其發誠不可當惟其狃於一捷而歐之者又失其律以至驕悍貪殘遂不可制汝和章疏劾之即日降勅自總制以下皆知切責於是莫不知罪股栗畏所以自贖爭之棄持之賊一鼓而殲滅俱盡地方以寧汝和一言之力也初意汝和世宦之素相觀而善以致然耳既而得接封君彥然一儒又讀今汝

[illegible]所爲太孺人狀於汝和又知其有自也士大夫之有立於世而以功名自見其熏陶培植豈偶然而已哉封君初娶冷逾年卒無子太孺人所生男女各二男之長即汝和弘治甲子江西鄉試第五人戊辰登進士第授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嘗得推恩父母竝受封云娶章氏封孺人次期化先孺人六月卒娶章氏女之長適盧尚綱次適陳默孫男三希灝州庠生希順希誥女一卜以年月日葬于山之陽銘曰閨門常行人或有能達於居官愈見其賢吾以知之訓兒數言墓備以銘

陵谷變遷知爲孺人當起敬焉

按察副使石嶺張君墓表

君姓張氏諱芝初字廷芳更字廷毓初號稼軒繼號中坡更號石嶺世家徽州府歙縣今爲大理坊人曾祖德明祖原壽連不仕父初封文林郎南京大理寺左評事妣胡氏封孺人君生有異禀五歲不言兒時嬉戲嘗取瓦礫爲俎豆以習拜跪進退之儀識者已知其非常人矣及入書齋課業之餘雖星命卜筮筭數之類靡不遍覩而盡識之伯父積開縣庠司訓潯陽周君成潛心正學遣從之遊

用君愛其穎悟深所稱引於古人爲學之大端務
以語之同遊有好戲狎者君肅容正色告以師教
之嚴於是動容相戒每呼張益友時方童卯其取
敬於人如此弘治壬子年二十一以郡庠生領應
天鄉薦主司錄其文以獻癸丑下第入南監丙辰
登進士第觀政刑部同事者多以詩酒博奕爲娛
君獨究心於刑名法律戊午授南京大理寺左寺
左評事十二月遇 覃恩進階文林郎父母妻室
並受封庚申因災異頻仍北虜犯邊上疏陳固本
安邊五事一用人望二復 舊制三集衆思四足

軍旅五節財用多見施行辛酉八月三載考績居
最壬戌七月應
詔上修政弭災疏論進退賢否須先　內閣或以
非職言路不無招尤君從容謂曰一職所效有限
言而見聽所及者廣禍福不暇計也九月陞左寺
副十二月上申明條例疏事干中官法司轉展推
避竟不覆奏癸亥南京科道官牧相王良臣等言
事罰俸君上疏乞宥言官以求忠讜奉
旨不准八月因兩畿災傷上救災省刑以靖地方
户部覆奏俱

免行甲子閏四月上疏論明法守以正紀綱蓋謂
問刑條例內一欵爲事官奏訴一應冤情條兩京
法司見問未結者仍行原問衙門歸結本寺收審
犯人周其等違法受財南京山西道見問未結令
奏奉
欽依南京刑部提吊人卷會同南京大理寺勘問
與例不合乞令三法司查議尚書閔珪等執稱奉
有
成命難擅議寺竟寢六月應
詔上陳言革弊疏凡五事一泝養

聖心一論律一論例一議勾軍之法一定宦官之
制乙丑正月六年考績居最二月上請明律例以
便職守疏凡六條三法司參詳會奏俱
允行三月陞右寺正四月上陳言治體疏
孝廟升遐不及見矣五月應
詔上陳言繼述大孝疏六月上修明職業以賛維
新
聖政疏十月上正體統以收威福疏俱剴切十一
月以乞假省親至家踰月而修祖墓踰年而立祠
堂丁卯復任上陛

聖德以保

祖業疏一法

祖訓二稽聖謨三親忠賢四遠奸慝五察天人六

隆

大孝七嚴職守疏投通政司以有誑詰權倖語不

敢進會君有湖廣按察司僉事之

命該司遂以官銜不同為辭竟不納是時逆瑾擅

權觸之者無復保全之理人謂鬼神蓋默佑也六

月至湖廣分巡荊南道風采凜然撫巡取屬官賢

否詢訪詳悉錙銖不爽聽斷軍民詞訟人服其明

聲驟以起八月聞胡孺人訃擗踊哀毀水漿不入
口者數日守制家居無故不離喪次哀慕不輟至
於安厝尤致其謹凡郭景純以來楊曾之書無不
講究邑中山水向背之勢多所歷覽旣葬恒廬於
墓側己巳十一月服除赴京庚午四月除廣西按
察司僉事奉
勅提督學校八月到任推明
勅諭刊示教條大意欲從事於格致誠正之學且
謂於學有規正夫子所謂其待學者已淺故於禁
防之外猶導人自為尤惓惓焉又令各郡取程正思

董叔重學則真西山教子齋規朱子童蒙須知等
訓子從學帖每刊一編頒給州縣社學俾之有所
持循以端養蒙之道會梧州府猺獞猖獗
上命征之君捧 檄監軍功成獲賞優渥然又駐瘴
癘之鄉而疾已深體矣時以廣西郡縣儒學教職
缺減在營中上選益師儒以隆教本疏辛未四月
以鄉飲酒禮乃 朝廷盛典賓僎設位與古不合
上考正禮儀疏禮部以遵行年久未可擅議而罷
八月賞賀
徽號表如京師 壬申正月上陳情乞 恩休致疏

先是君在廣西得疾上陳情乞　恩休致保全病軀以慰老親疏上部留君不行至是必欲留君復不行不得已迤邐復任便道歸省甫至廣西而陞湖廣按察副使之命下矣同官扳留旬月疾遂作醫云此曩歲瘴癘所伏而發耳竟不瘳卒于閏五月十五日享年四十有一八月柩始達家十二月葬于本里石廟上之原乙山辛向君因葬母遂熟于相地亦嘗自卜壽藏于邑之龍山疾革時以地僻遠爲疑今所葬亦舊爲君所取者以其去家之近足安體魄云君

元配黃氏封孺人邑俾鎮貞道昇之女生三男律仲德一女穆貞俱殤繼配吴氏休寧吴田岸生吴楚之女無出今以長兄亮之次男便爲後君平居恬靜寡言無所嗜好飲食服御甘於澹泊無疾言遽色事親敬長接人待物必盡其誠忠孝大節可謂卓然家貧居官甚廉在大理嘗掌收俸銀出納輕重之數爲之頓革在湖廣奔喪時凡有司上送什物舊例率取以去者君皆附諸卷籍以待後官俾不重費居常恂恂若訥至於因事感發沛然莫禦其爲學主於居敬窮理以修其身其居官在於

明體適用以行其學平生手不釋卷所著有宗祠考擬聲音經緯諸經講義經世續卦以至族譜及大理廣西諸志其奏議詩文皆集之成帙後之君子必有取焉君之葬也其弟郡庠生莊自爲事狀謁予爲文以表之墓道莊嘗受學於兄叙述甚詳且曰執事之於先兄夙昔深知願以託諸不朽予諾而未復于今四年莊每以書見促既而君之門人主事鄭佐復爲之促予以君相知則然矣託諸不朽將何以副其意耶竊以向者予官南都事事之暇相與論學者雖間有其人然未如蔡司成介

夫及君晨夕爲數其後介夫終義以去至於再起以卒不及復見猶得與君共處予嘗謂君之學早年得於家庭小學之教所謂收心養性者以爲之本而於朱子嘗言敬之一字則有不待補者其後又得海陽閻君以發之不可誣也故自踰冠至壯及強中間用工於大學者宜其循循有序日就月將昔橫渠之教以禮爲先君熟於三禮其所從入尤在於此使得中壽孰得而窺其所至哉昔呂與叔年四十七而歿朱子謂其只如呂年亦不見到此田地矣又曰與叔所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

用然則君之不壽豈獨君之不幸。斯世之不幸也用是按狀而書之以復俾刻諸石以詔來世云

揚文恪公文集卷五十八

楊文恪公文集卷五十九

朱冕編集

碑誌

封宜人張氏墓誌銘

太學生夏京將葬其母張宜人從其父太守公方田之兆謁銘于余追惟疇昔與方田官南京邸舍相去巷南北耳既以鄉曲之故復以文字之交第余筮仕之初視方田老練不及遠甚不

知方田硯余為何如也其後方田出守延平邵武在邵武余姪子敭嘗為教官於其屬邑以予之故沐愛良多及卒敭以門生故吏嘗狀其行而林都憲見素哀而為之銘茲京之意予重違之乃為序而銘之宜人姓張氏諱瑞字信鄉祖憲貧有鄉行父凝道嘗為外郡招致為子弟師母劉氏生宜人幼聰慧父愛之教以列女傳諸書年十七歸夏氏張夏皆吉水望族以門地相高歸踰年舅贈郎中淡菴公罹橫禍費其產殆盡宜人辛苦織紝與夫雞豚之畜井臼之操一

以身任之其後又遭回祿所積復一空宜人拮
据萬狀有人所不堪其憂者姑贈宜人王氏廢
視雖菽水之奉必得其懽心比卒淡菴方田旅
寓于楚凡其醫藥殯葬皆出宜人鄉稱其孝謂
使夫君子為之或不是過方田未遇時每勸之
學及登官廉慎寛大之語早暮尤拳拳方田登
甲科以文學名敭歷中外以清白惠愛著宜人
內助有力焉尤篤於教子京嘗夜誦至丙宜人
亦坐至丙茶果之給雖更深夜闌未始或廢其
訓諸女皆有師凡女事務以紡績供衣服為上

剌繡次之此固儉薄不喜華靡抑亦閒閑備嘗
之所致耳宜人以方田舉職初封安人再封宜
人正統壬戌九月十二日生正德戊辰八月二
十日卒春秋六十有七子男二長即京娶桑園
周助教其之女次府庠出娶白沙鄧太守之姪
孫女女四適劉安隊匯宜人出適王榮一未行
庠出孫男二祖庚祖慶宜人性善記幼所讀諸
書終身不忘宗黨親戚以至里鄰興廢起伏巳
往之迹問一道及歷歷如目前事方田有二弟
既貴遵父命舉其先業以讓之而宜人亦秉問

從吏調官至二千石是區區者宜勿較也非賢
而能之乎宜人卒後若干年乃窆其地左邑之
符坑銘曰婦道妻道以至母儀曰孝曰敬亦優
曰慈多難興家有不獨私既勤且仁寔兼有之
壽未及德與世長殁後何以徵視此銘詩

李道淑墓誌銘

君姓李諱華字道淑世家應天上元始祖居三
岡再徙湖熟至曾祖傑乃營別業于新河其後
子孫於新河於湖熟迭處焉李氏世積不訾故
金陵言富者皆稱李氏傑生懷器及懷玉應例

授七品散官懷器生文明應例授仕者冠服及文遠應例授指揮僉事懷玉無子以文遠為之後文遠初未有子擇於文明之子以君為之後蓋義聚之家自傑以上率同居共爨由傑以下至于今居或異而未嘗分爨或異而未嘗析以一錢尺帛悉有所總耳懷器懷玉皆敦尚儒雅一時賢達樂與之遊如倪文毅公輩皆締交字之交可考見焉文遠以君後也時年四十餘未有子其配應氏當疾革謂之曰舅氏無子得壻為有子今伯氏諸子中誠立業焉則幸之於從

猶君之於舅氏也文遠然之遂筮日告廟而冠之君自幼資性穎敏骨相不凡舉止若成人所生母吳氏尤所鍾愛縉紳諸公過其家無不屬目異之稍長與兄今上舍生夔延陳吉士曾南于家塾受學爲治詩經爲舉子業浸浸垂成一日文遠呼之曰汝來前吾家世以勤儉和睦積百有餘年于茲吾兄弟二人兢兢焉嗣守先業得不覆墜吾老矣汝輩兄弟四人夔雖屢舉不第然績學不怠終當有成不可分其志蒙尚幼沖家事煩劇豈可獨委諸夔汝能棄彼就此則

所謂後吾者孰大於是君曰謹受命遂改業專意於廢著鬻財之事彼湖熟收稻田之入新河通川蜀之貨在李氏櫃其利者累世而君兄弟亦惟致力於是而文遠則綱維於上以要其成焉君不喜華靡恒衣布素折節為儉不為流俗所移持身謹飭動必循理嬉遊無益戒絕不為事事之暇讀書吟詩與兄弟笑語終日嘗自誓曰願白首無違此樂事所後父極色養毋應氏卒為之持服三年哀戚之情不異其所生也文遠繼室陸氏側室高氏吳氏事之皆盡子道人

無不賢之君卒于正德丁丑四月之十日其生
以成化丁未十月之二十日得年纔三十有一
娶貝氏生一子長春君之卒也文遠以君孝誠
且所生子繼先紹先某某尚幼猶未可以幹蠱
屬之乃仰天大慟曰天果不欲興李氏乎何奪
吾嗣子之速也聞者莫不哀之既而命上舍狀
君行將丐銘以卒之年後十二月二十日葬于
湖熟清化鄉園上之原上舍與予弟庥同游于
太學偕之持狀以銘請不得辭而銘之銘曰孝
友儉素李之家政不待矯飾君亦天性子貢貨

殖顏氏短命古賢且然尚復何病百世之後銘詩是訂

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古淡李公神道碑

當 國家全盛之時必有耆德巨僚鍾其淳龐之氣出而敭歷中外憂有建明處而容與桑榆多閱年所如蒼松古栢昂霄漢而飽雪霜者焉若冢宰古淡李公是已公諱裕字資德別號古淡李氏世為豐城南湖人其分派之遠詳其譜縣大父仲止號梅庄父端明號養素以公貴累贈都察院右都御史大 母熊母周皆贈夫人公

自幼骨骼不凡有劉仁貴者善相人謂異日必大貴惜不及見之耳及長揚休山立鷄群野鶴人敬畏之景泰癸酉領鄉薦明年甲戌登進士第乙亥簡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天順癸未轉山東按察使成化庚寅轉陝西左布政使下車踰月　召入為順天府尹癸巳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廬鳳淮陽諸郡戊戌丁外艱守制壬寅服闋至京留理院事癸卯進右都御史甲辰調南京都察院丙午考績至京轉工部尚書尋轉吏部尚書丁未

憲廟上賓
孝宗即位未幾公連疏丐休遂得請云公為御
史都御史寇公深以公持憲得大體委掌廣西
四川二道事寇公為　上所眷注待十三道嚴甚
獨公不為歷每有指授雖出
上意亦持之甚堅未嘗曲為之從
上頗知公亦不加罪在山東閱諸郡死獄無慮
數百多十餘年未決者公皆親鞫之得平反未
減者過半青州大峴山砦七十二處皆殺人為
盜群不逞亡命其中公督守令往捕之殲其渠

兇黠其奮從間有逃租稅者亦爲之蠲其逋負人謂莫測之禍消於未然在順天覺徽需草和買嚴田土接獻之禁故事給引錢並入府尹私臟歲計不下數千緡公令一引輸楮鈔各二張貯之官用不收一錢遂奏爲例總漕政綱運利弊罷行殆盡數運之後人人稱便張秋南旺湖淮安西湖諸防舊用楮木以捍衝激屢修屢壞費無已時公檄郎中揚恭主事郭昇易之以石剎垂永久在都察院以風紀未振慨然欲希踪顧公佐軒公輗之所爲者由是臺中肅然然亦

緣是得謗其敗調南京冢以此耳在吏部每當
大選先二日於後堂中設木牌上書皇天鑒之
四字公與二侍郎坐定文選司官前立以缺員
并選人姓名品第技量籌之于牘至期引奏畢
對牘塡榜更不移易且免錯誤朝覲考察天下
官與一二憲臣焚香告天誓無容私其間舊例
沙汰之目若老疾若罷軟若貪酷若不謹凡四
公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二者於老疾不謹復
無所屬乃創立才力不及通前為五此其愛惜
人才之意至今無敗公嘗以御史按陝西奏安

邊八事皆報可定遠伯石彪在邊僞增首功廷
命公覈實彪從父忠國公亨通書求庇一時父
子寵冠百僚公焚其書曰吾寧逆權臣不敢欺
天子亨果大怒幾及禍亨何亨敗而免嘗與尚
書周公洪謨謝公一夔待漏周公謂公曰昔某
公在吏部深嫉江西人每加遏抑今某處進士
何選科道京職之多耶公曰江西人何尤某處
人何尤苟懷此心如朝廷何如天下公議何二
公皆服公雅量公自南院考滿至京　陛見畢
憲廟顧謂左右曰李都御史好官也一日太監

覃昌語鴻臚寺官傳語公曰往時選官本入
上必丁寧司禮監看詳而後允近日
上諭昌等曰李尚書鯁直人必不敢干之自今
奏入即與批出其晚歲得君如此公當廷試進
士兩為讀卷官歸田後兩遇 覃恩進階一品
歷事四朝翱翔仕途三十四年致政家居二十
三年可謂始終榮遇之至豈非淳龐之氣萃于
其躬者乎公無事恒以翰墨自娛於詩愛選故
所作多選而律必愛屈原離騷亦間為楚詞為
文有氣不尚恠僻書清勁尤工草所著有

韻奏議閑居雜録東藩倡和録歸田訓山東疊
覧録凡若干巻識于家若史斂若政事畧若餘
力集若正家條約若辯誣録凡若干巻已梓行
于世公年八十有八正德辛未八月六日終于
正寢配羅氏御史鵠之女累封至夫人內教有
法先公卒子男四槩思州府知府檠醫學訓科
檕王府引禮渠國學生女四周忠孫鵝羅似吳
揚其壻也忠倉宰鵝揚俱邑學生槩檠周氏孫
氏女夫人出檕羅氏女側室某氏出渠吳氏女
側室某氏出孫男十四人環珙玢璀玧琼琡環

瑄珊琓瑛珴珧環玧俱國學生璲王府引禮女
十二人曾孫男五人誾結諤諶誌女十一人玄
孫男二女一公臨終戒子孫勿乞
恩葬祭援鄉里槩等遵治命合葬於羅夫人之
兆凡若干年矣至是屬康書其神道之碑康故
人子且素辱公愛不容以固陋辭乃為銘曰維
公豪氣何崒嵂貴相分明有奇骨彤庭北面簪
白筆釋褐即膺清要秩銕冠峩峩若山屹秉公
弗顧權臣桅外臺提刑刑是恤惠及神州尹京
日漕舟楫運如櫛密銜尾潞河期不失銓衡郡

肯欺暗室遇事動與神明質
帝曰直哉真朕朕弼疏入無留即批出歸來園池
固宜逸南湖平泉樂堪匹巍巍貴壽孰可必二
代名臣告終訖文岡之山氣葱鬱千古同藏著
協吉

雲南右布政使前山王公墓志銘

正德癸酉季冬月天下官集京師應明年
朝公以江西按察使至時予亦以順天尹日胥
會於闕下於吏部啓當語予以尊人封君年
近八十欲歸養之切事竣即上疏陳情吏部以

公尚有弟非如　令甲所謂無以次人丁者乃寢格之且以公宜大用尋轉雲南右布政使公謂臣有弟稷亦仕於外兼之苟戀官階於方隆而不顧親年於垂盡不孝莫甚焉疏再上吏部從其言以請始得　俞允蓋異數也公姓王氏其先出自東晉琅琊至趙宋有官于汴者遂居安陽六世祖安貞仕元知崑山州因家崐山安貞生珪珪生仕榮仕榮生鼎鼎生珍珍生詁詁即封君妣太孺人趙氏公諱秩字循伯别號前山生而穎異垂髫游邑庠弱冠領成化庚子鄉

薦列名第九上春官連不偶卒業太學寮擢大索同舍多推讓之丁未登貴宏榜進士試政刑部釋褐求康知縣邑號難治公以嚴懲惡以惠恤窮聽斷明而珥筆之風以絕胥捕察而桴鼓之聲不聞鄰盗遁入境遇公出入倉皇竄林麓使人執之果盗也咸大驚異閭左困無產之稅閭右利無稅之產爲請于當道躬行阡陌令以實輸始而譁中而定終而頌德焉注意學校政暇即為諸生懇懇言其所以為學者士皆興起知所向方三載政成諸司交薦銓曹上其績受

勑加文林郎封贈其父母妻室又三載以風憲
徵用事者忌之轉南京兵部車駕主事所掌各
衛馬快船與進奉使臣爭論斷斷不可無虛日
本部尚書秦公最重公且以馬船出江西湖廣
歲久弊滋特請于 朝以公徧歷二省釐正更
革凡其所為足垂永久歸報秦公嘖嘖歎服奔
太孫人喪解官家居服闋改南京刑部山西司
主事時有訟魏國公家人者公論以法無所假
借而魏公亦無所憾人兩賢之其他推隱情辨
疑獄要爲甚多轉本司員外郎未幾轉廣東按

察司僉事以封君西山之日留妻子侍養單車
就道行次永康老稚聯擁如再見父母然抵任
巡撫都御史陳公以舊嘗按浙知公永康之政
檄公兼攝海道鹽法諸務繼而廣西蠻寇猖獗
檄公往勦之繼而海南黎人重為民害檄公往
戡之未幾勦者殲其魁釋其黨與戡者歛其迹
而居民安堵焉其在海上風聲赫赫三載轉廣
東布政司右參議總督糧儲尋轉江西按察司
副使奉　勅整飭會昌等處兵備兼巡南贛二
府地當閩廣湖湘之交山勢連亘林木蒼蔚為

賊淵藪張士錦僭竊名號招諭不至即生擒之
何積玉來降奏授之官議通鹽法民省轉輸而
軍興不乏期年轉本司按察使時江西賊砦聯
絡延及平民皆佩牛犢副使周憲華林失利陷
賊而死公繼之以往與知府李君承勲同心戮
力應變設奇誘斬者害憲者為一洒之慨而總
制諸公督狼兵蒐山一鼓而盡姚源之賊公亦
以處華林者處之降者相屬夫何議論未一有
取來降而殺之者賊遂大亂奔突四出踰饒越
信將衝衢嚴公猶以所部兵追擊之斬獲無算

且概其策二耑之平公之力有不可誣者云

是公在江西晝坐頃恍惚如見太孺人病中狀未幾訃至比歸言之與彌留時無不脗合其終養至家甫三月而封君下世人皆以為至孝所感與弟稷寧州守篤友愛善睦族尤於孤貧是卹居官律已甚嚴先是廣西鎮守嘗飾二姬以緣婚公不許司市舶者嘗於宴會間盛陳酒器珍玩以相饋公峻却之飲酒多而不亂醉則愈恭與人交意豁如也下僚有微善必汲引不置其不逮者教誨之開心見誠不以私喜怒或絫

其間先是快船為兵部尚書馬公奏例猥瑣友
開蠧穴予在南科清審軍政反覆茲事每與公
言利害剖析犂然當人心然惟吾二人知之而
他人不知也要之以公之才識與志果何施而
不可哉公生天順庚辰十一月三十日卒以正
德乙亥十二月之八日配杭氏繼沈氏贈封皆
孺人子男五長可久次可大俱國子生次可能
邑庠生次可學次可道為公從弟展後女四長
適訓術戴祿次適國子生朱希范次適嘉定韓
錫次許適蘇州衛韓琎男女之長皆杭出次沈出

沈崧孫文二可久等卜公葬日於卒之又明年

丁丑十二月二十日食卜宅於邑城西三里橋

藏字圩封君墓次食至是可大持宗人南京兵

部侍郎公所為狀來謁銘余與公同年之相知

者尚何忍辭乃為之銘銘曰縣令政循部僚譽

發藩臬薦登江廣馳逐孰謂龍虵紛然起陸文

豈拘拘武不生黷玩寇豈然 九重深燭右轄

方新終養隱纏特寵殊 恩不一而足胡不求

年半百逾六孝篤於親仁施於族有本則然豈

徒外慕俄焉告終蒼生無福我作銘詩是為實

封監察御史貴池汪公墓表

公諱其字思甫其封文林郎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洎妻吳封孺人以子德聲舉職獲　推恩云公生景泰壬申九月之一日卒正德丁丑二月之十八日其卒之明年葬于鄉之積田坂先塋之次德聲持其鄉友蕭御史吉夫所為狀哀經謁余泣而請銘往者余嘗為文以慶公夫婦之壽曾日月之幾何而遽銘公耶公持身甚[illegible]居家無媟容嫚語對賓客端坐終日無欹側容

們態教其子與所以綜理其家率有法每日早起以為常諸子入塾僮僕出治田事無敢不早起者以故諸子皆篤學學多有成膏腴日以闢稼字日以増高廩陳陳危垣言言若荒與盜皆有備焉鄉之稱貸者輒殺其息其違約者類寛以待之或謂非訟之官不可公弗聽徐答曰吾以不忍遺子孫耳當弘治四五年間鄉人連阻飢待以舉火者何啻百十家公溥於周給略無所吝宗戚或有所負知其匱乏不能償即焚券以安其心里有暴横者恒戒諭之俾不得肆有

造廬求直者是是非非不爲假借退各釋然無後言家之吉凶酗於禮俗行之要不大戾於古亦駭於人閭里尚鬼成風病者帶醫藥惟巫覡禱祠是事公所痛惡謂恨不能挽回之惟禁絕於家而已至於浮屠氏於人之始死有天堂地獄之說以資誑誘在在皆然公常誦司馬溫公之言深闢其妄比疾甚猶諄諄言公之處事料成敗無遺策治家嚴婦女無故不出外庭男子雖內親不令入私室異宮之分截如也中年以後即以家政付冢嗣暇則博觀諸史遇會意處

多能成誦盤桓山水嘯傲煙霞曠數歲不一至城府郡太守雖甚加禮然素謹滅明之戒絕無私謁嘗舉正齒位之飲恒虛西北之席竟不得一臨之配吳孺人側室張子男九人瑛璨珊琥瓘璣珦琦珍璨國子生珊即德聲子嘗謂其端凝整潔為名御史者璣庠生女三婿彭重蔭李呈祥周天祚俱庠生孫男十二九韶九淵九德九疇九臯九思九達九萬九成九經九仞九霄女六人曾孫男四人汪出徽越國公華曰文遷者徙貴池之關原鄉文遷生仁二仁二生宣一

宣一生時舉時舉生蘭森蘭森因姑氏適梅舉為梅後遂從其姓蘭森生貞貞生公公水木本原之念無時而忘遠德聲舉進士有名以公命遂奏復汪姓焉嗚呼公之嚴毅內外有足法公之拖患緩急有足賴至於保姓受氏之不忘乎祖詒謀燕翼之中興乎家公皆有之尚可不表之以勵俗乎於是乎表

繆繹達墓志銘

繆君繹達將葬其鄉宦王給舍理鄉謂予曰亡友素欲執經門下而未遂今則已矣敢以墓中

石相累倘不見拒死者有知庶以慰焉余曰有是哉聞日給舍偕繹達之姪貢來貢出所訂行狀拜且請有不當於辭者授狀繹達諱悟其字繹達號上菴其先當之宜興人宋南渡時其遷兵于泰之拼茶場子孫遂定籍至于今曾祖某祖某父某嫡母康氏生母于氏繹達賦質穎敏髫年日授之書千餘言數過之後掩卷即成誦長習舉子業下筆俊健以詩經擅名素無師承殆得之天分云弘治壬子王提學明仲選入郡庠歲試必占前列明年補增廣生又明年補廩

膳生王太守克承眷聚竊庠之秀而漸陶之繹逵前與焉每見其所為文及耳其講論輙加賞歎至值大比則主司屢失之在繹逵惟以責己而人則為之稱屈焉繹逵事親得其懽心靖毋康時樂以勵諸子伯凡子所以覆庇維持其諸孤者甚至好行朱子家禮歲事之薦豐潔嚴肅治喪不用浮屠諸凡皆心服無少議者嘗謂其家督如心公後婚禮奠鴈不行久矣及貢昏毅然行之優待宗族子弟之才者扶持培植不遺餘力從姪燦被誣訟必極力為之拯救族之人

有下石者正色開譬謂如煥者豈可多得者矣
設心如是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事既寢終
不為人道之於煥常字之而不名於貢愛之如
巳子值小疾即為訪醫食息不寧居常數載尤
篤貢煥蓋繆氏子弟之尤才者甚尤屬意如此
繆逵無病而逝乃正德丁丑冬十一月之十八
日距其生成化癸巳秋七月之二日得年四十
有五配蔡氏子男一泮娶海安徐逵女女一叔
端嫁為本場張鶴妻早寡泮以明年戊寅某月
日奉窆于場之西七里北冷繆氏在勝國某以

司令顯思恭以亞中顯入　國朝思敬以茂才徵未有顯者繹遾風神秀麗襟度軒豁負豪氣不多屈服人鄉人皆以繆氏必復其始其在茲乎然竟止於是是豈常理也哉銘曰禮之大者喪祭冠昏世俗久廢儀節徒存有一好尚瀹瀹訾訾不非鄭尹而快孫子君獨不顧銳意行之施於有政奚必仕為天胡於君而慳一壽使延于世必大厥就意長日短命與時違百世之下志士同悲

知州劉君墓誌銘

君諱敔字中和號致菴後號鳳棲主人姓劉氏其先自金陵徙泰和世居城西宋嘉定間有逸厚者嘗於龍洲建雲津書院以待學者則君之九世祖也曾祖宗凱祖必肇父裕義官號靜觀母孫氏君生而岐嶷幼失恃即知哀慕比就外傳讀書爲對卿先生異之稍長潛心載籍擷英捋華下筆時有警語補邑庠生歲試每居優等嘗以食廩讓之年長於已者提學涂器重之領成化丙午鄉薦明年會試未赴庚戌下第卒業北監癸丑中乙榜以靜觀桑榆之景俛就不辭

得浙之金華教諭丙辰丁靜觀憂服除改嚴州
正德丁卯滿九載以例僅得平除改徽之績溪
期年擢廣西永福知縣乙亥滿三載考績途聞
有賓州知州之命逕至靜海竟卒于舟中時五
月之十五日也君在金華嚴條教謹義利之辨
以身先之既冠禮廢不知成人之道嘗為生員
王銓加冠以倡率之在麗水憂士習曠放每令
檢束為近裏着己之學以講論文字為第二義
值大比揭文文山所書匙字于明倫堂以致激
昂青雲之意績溪學宮壞興家恒病之君請于

當道拓基啟向以當文肇諸峰後運得雋人多
歸功至於教人之法本末先後視前二任不殊
焉其至永福萌進父老諄諄告諭俾遵約束隨
罷省倉之逋免虛田之徵除走差之騎停戍伍
之清民困以蘇猺獞出沒為立保伍法一方有
警諸方救援又嘗親抵其巢穴而撫綏之衆皆
悅服有編氓之願市井類白蓋綫居蓬門蓽户
星星之火延蔓一空教民稍高其廬覆椽以瓦
塗壁以土舊患遂息初至庠舍寥寥乃盛選民
間子弟以克之俊增廣社學由是吾伊之聲頗

相聞于閭巷矣他而表節婦之里立狀元王世則之祠復申明旌善二亭之沒於民者皆不遺餘力人咸謂永福至君始成縣治蓋撫巡獎勞者三旌異者再君爲校官所典文衡甲子則山西丁卯則陝西俱號得士嘗辭兩廣之聘平生喜親有道及名公偉人於浙夏侯楓山章公及求謁方石謝公以麗水教諭赴會試於　京師謁西涯李公東山劉公於陝謁三原王公嘗覊粮嶺南謁白沙陳公踰時乃返於徽嘗朋學於張提學芝所闡諸人緒論最博所得高文妙句

游當其視寡學無明臨深以為高與夫未嘗交
天下之士者不侔矣君嗜吟咏不事雕琢而冲
澹隽永嘗與劉舉人鴻共載南還更唱迭和人
謂各擅所長為古文稱是策銓曹冢宰靈寶許
公善其對為諸生祭司訓悅愛其才其後為之
賛曰其唾之落鮫室夜滴其文之成桂宮曉織
亦可謂深於許與矣祭負氣傲一世鮮有當其
意者所著有雲津隨筆泰晉校文録鳳巢小槀
藏于家君事親孝嘗迎養靜觀于金華遠覧近
周以樂其心敬奉繼母如所生素尚忠義如彭

御史程以直諫得罪謫戍遼海問遺交至及沒聞其家三喪未舉亟以麥舟故事勸胡嚴守詔以胡與彭有師生之義耳若金華之脩呂成公墓績溪之翔朱文公祠此又其知所崇重者也每恨於所謂雲津書院者無力起廢徧求海內名筆以發揮之將以為興復之兆此其拳拳於先世如此君生天順戊寅六月之十七日得年五十有八娶蕭氏栗園行恭處士之女敬慎恭淑先十一年卒側室續氏子男五長充次亮[illegible]亦早卒次魁卿進士次元邑庠生俱嫡出次鳳

紳出殤女三長適母族蕭詢嫡出餘尚幼俱續
出孫男三升師偉女四克等卜以某年月日奉
遷母氏之柩合葬于某鄉某里之原先是元不
遠數千里持歐陽御史雲所為狀來乞銘於余
君余三十年舊交也當君考績赴北適余轉官
過南昌會于東昌去君屬纊纔月餘耳予與御
史後有通家之好其言足信乃序而銘之銘曰
鳴鐸三庠安定胡公製錦一邑中牟魯恭維庠
有功維邑尤最俎豆廣文沒有遺愛造物何意
而薄賓州兒童竹馬空迎郭侯君雖逝矣尚見

其子為所未為窺不在此君有佳配德性靜專閨閣之內久失一賢恒言偕老伊誰能必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張母李孺人墓誌銘

張員外廳之母李孺人卒于南都之官舍將扶柩歸葬安成員外銜哀手自為狀衰絰謁予泣而請銘員外之父松石公中景泰庚午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仕至國子司業先君復菴嘗綴剡末廉以晚生末學托在通家當松石公在仕途之日方以髫髻游于學宮從師受句讀忝

紳嘗則公已溘游林下無由望其殯墓今撰文
銘其厥配之藏以講其世好固所願焉孺人燕
山望族處士穆之女生四日而失恃鞠于嫂氏
暨長婉娩成性閑於禮度年二十四松石公聞
其賢聘為繼配歸二十三年而松石公歿張自
松石公祖諱旦司訓醴陵考諱行教諭初陽奕
葉風素至是家益凉薄孺人克襄大事無所遺
憾族里異之先是松石公元配周孺人生子維
輔洎三女未幾維輔卒公年已五十矣皇皇似
續之憂孺人朝夕慰解且為置妾既而孺人生

一女俊生員外方成童松石公凡背踈戚有陵侮之者必欲與之辯曲直幾廢學孺人哭於松石之靈而諭之曰汝父積善汝當食其報宜隱忍以待天定可也員外遂以母言是聽脩身務學至有今日孺人持家節儉凡供祭祀禮賓客為之皆適其宜處內外有法畜僕媵恩義兼盡事繼姑劉孺人孝敬不衰於周孺人所生撫之過於已出員外自為晉江令轉漳州別駕以至今官恒以做好人為訓及以嚴刑為戒懷嫂氏之德為之遺叙釧以為養生之資具棺衾以為

後事之備聞訃為之制服如喪毋然性喜施與以乏告者盡力周之債否弗較其他淑德懿行多類此子男二長即維輔次即應南京刑部員外郎女四長適冷溪王勵次適圳頭王元傑次適永新龍穆行人司副需之子次適江頭劉珊琮郴州節推肇之子其季女與貞母外孺人出也孫男六人崧岩邑庠生烱㠉鑾湍俱幼孫女六人俱適士族曾孫男女各一人孺人卒正德戊寅正月十一日其生以正統丙辰五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二其墓在鄉某里之原其塋則

卒之年月日也銘曰孺人于張兮為室之繼兮誕而生男兮綿張之祀兮此其大者兮而又克舉其細兮固係於宗祊兮固後人之利兮

思誠齋萬君墓誌銘

萬氏之先居吉之泰和萬春巷號為著姓至宋宗學博士諱康年徙家安福城南之雅澤里益為名家君之高祖諱啓吾元白沙鎮巡檢曾祖諱靜安韜晦不仕祖諱霽 國朝宣德庚戌進士假令陽朔卒于官有遺愛民為之立祠尸而祝之以子僉憲績所得 恩贈監察御史考諱

績以耆德膺　優老之典受章服肉帛之賜母
易氏賢而克配君子君諱碌字振用以字行別
號思誠齋早以春秋家學釆藻邑庠稱雄儕輩
中當大比角其藝輙不利屢踣屢奮時有入監
勸分例或謂君場屋數奇宜俛就此君初猶豫
既而曰外科自而出仕終為旁蹊曲徑卒不從
然銳意教其子廷珵而屬望之者則已有在矣
未幾廷珵果擢弘治乙卯高第乃喜曰茲事付
之兒曹吾可已矣遂束書帰而隱焉久之復有
旌異勸分例君曰吾今可以應矣乃傾囷輸粟

朝廷義之授以七品散官云君事父母能養送終竭力從厚至於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華美珍異所欲不存景在桑榆猶堪勞事有彊壯所不及者鄉俗值年飢必高廪估以牟利君則務為常平他貸者歲邀息視其本之半君惟視其息之半往往有讓畔之風與人絕無所競亦頗治生家業之裕豈勤儉所致哉廷珵自知六合　簡擢南京刑部主事宦轍驅馳恒以展省未遂溫凊有缺為歉君貽書戒之曰陽朔公之惠下僉憲公之榮親皆吾家故事也汝其勉

之以修後前人之業奚以歸爲念哉廷理承其
教姪官惟謹在外任爲良有司在内任爲名法
家其有以夫晉晚嗜地里於郭景純而下及楊
曾諸家之說口誦心惟闡一山一水之可覬奇
形怪穴之難辨爲之後嶢岩披棠莽竟日忘倦
甚至巔巇崄巇足雖遠弗憚他而田園之興詩酒
之懷其樂殆非尋常可得而擬者矣君生之年
是爲正統丁卯月孟春日十四卒之年是爲正
德丁丑月季冬日二十八壽七十一元配管繼
倪管生子男郎廷理娶鄧氏某之女女長適江

畔劉師閔次適柘溪劉廷夫倪生子男廷璜娶
周氏僉憲啓之女孫男濕選女一許古屯王有
杏郎中淮之子廷理奉表　闕下適還任即聞
君訃擗踊幾絕解官奔喪告王郎中淮及其僚
伍員外箕曰廷理欲於某年月日葬我先君於
某鄉某里之原其爲我乞銘於禮侍楊公二君
來屬銘予始知其遭此大故也越明日易服函
往吊之廷理纍然衰絰杖而後起泣謂予曰先
叔祖僉憲公與先君郡守公並宦湖湘有仕途
之雅廷理又受學於執事先人不朽之托願徼

惡為夫既先之以郎中員外之請而又重之以家世舊好之言俯仰今昔銘固不容於辭矣第愧文字蕪淺不識果可以副孝子為親之心否耶狀出員外手筆言簡而尊敬於是乎銘銘曰

平生之志厥徽其任也身後之貽家問其識也若堂之封樵牧其禁也

臨川楊君尚禮墓表

君姓楊氏世家撫之臨川瑝溪里諱昌字尚禮晚號瑝溪野老曾祖巽四祖早六父紹顯號雲菴遠引一轍母其氏君穎敏嗜學存心甚恪治

己甚嚴事二親能養其志吉凶禮務本程朱所定以教子家而行之晨興子婦拜于堂下退而各事其事其居家然也橫逆之來受之不報以孟軻氏三友爲師以晏師德含忍爲友解紛息爭救災䘏患待人猶己其居鄉然也無事危坐端默及對賓客周旋終日登降揖讓未嘗或愆於儀藜羹肉食縕袍紈袴一以視之不知孰豐而孰約也嘗得族人遺金亟以歸之獲竊牛盜縱而釋之後爲之諱焉早習程試之文旣而聞隣邑康齋吳氏倡明程朱之學乃棄而學焉其

後又以九韶胡氏得吳氏之學又從而叩請焉世道愈降士習愈下言學者知有舉業而已舉業之外無學也其高者知有古文辭而已古文辭之外無學也君之篤信乃在此而不在彼焉豈不加於時之人歟先君子不及吳氏而嘗登胡氏之門胡氏教人必先令讀朱子小學第不知先君子與君同時以否俯仰之間遂成今古嗚呼無所從而問矣君嘗為提學李僉憲辟為社學師為鄒張守所禮貌具為教也以勤而戶外之屨恒滿焉好吟詠嘗為野蠶成璽詩見知

張守凡日者禄命之說亦能旁通至於自處則
有命有義焉君壽六十有五其葬以卒之年成
化丁未五月十四日其地在里之蛇山其方位
則肖丑履辛云配上莊饒氏柔順安貞仁以字
遺孤勤以事紡績於君知其好古而不以為迂
知其容人而不以為懦至於教子鄉閭有懋遷
致富者鮮以為勸獨以為戒惟以務學為悦蓋
與君同心同德直不忝伉儷哉後君之歿二十
有七年壽八十有九墓在鄉之稠原子男三人
廷璧廷用廷玉女四人婿熊玉李孟寔李弘道

周[illegible]士孫男十人賀文武抗補庠綴縫緝[illegible][illegible]
三人婿彭琢徐應鳳陳振璇　恩例受服廷璧
南京工部主事廷用義民廷玉弘道從事公府
文振璇生員抗補庠應鳳主事一日以鄉貢士
饒文璧所為事狀請予表君之墓文璧主事高
第弟子也知君為悉刻予與主事厚又何辭遂
按狀而書之

楊文恪公文集卷五十九